

五燈會元

卷二十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

臨濟宗

南嶽下十五世下

龍門遠禪師法嗣

龍翔士珪禪師

西禪文璉禪師

烏巨道行禪師

雲居法如禪師

道場明辯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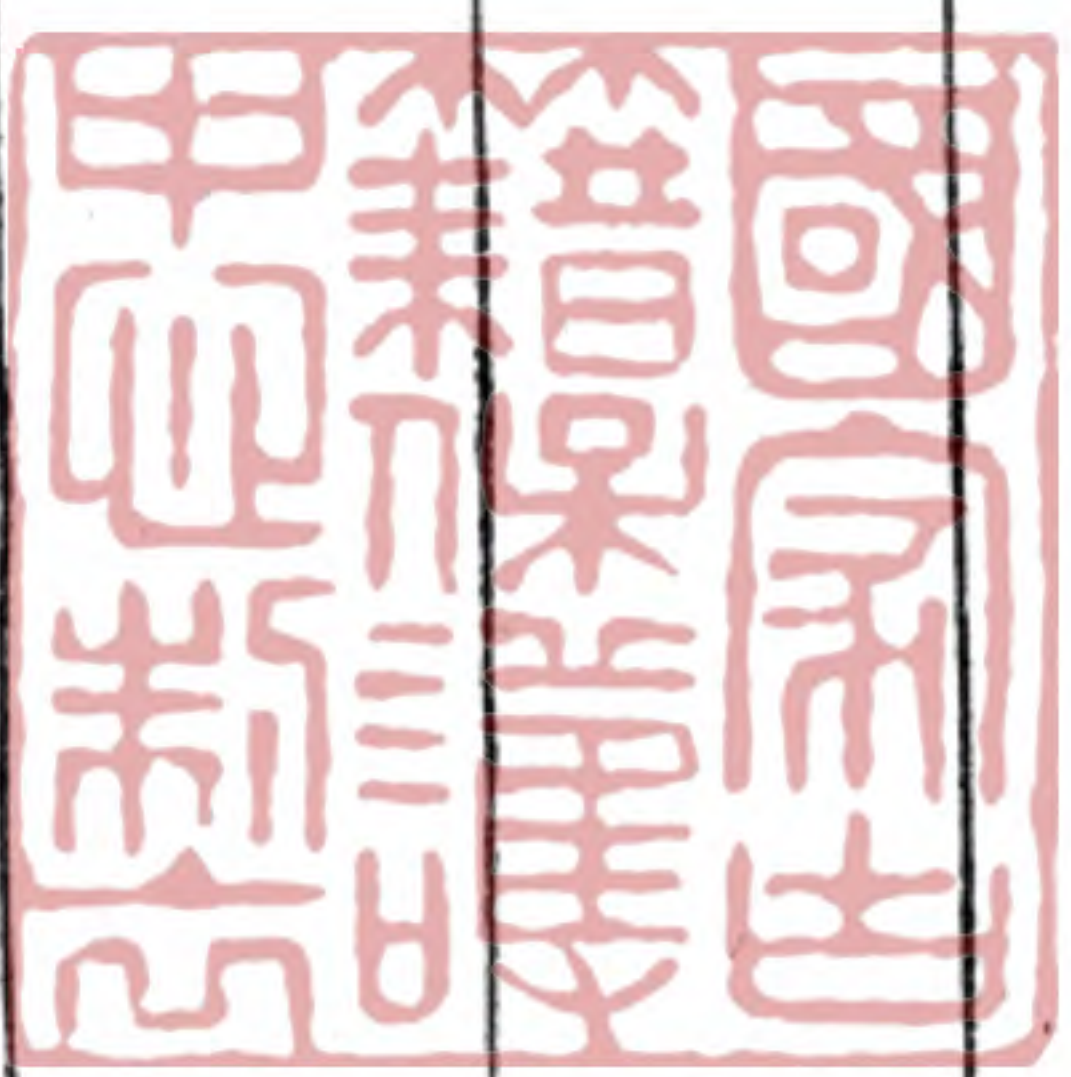
雲居善悟禪師

黃龍法忠禪師

白楊法順禪師

歸宗正賢禪師

方廣深禪師



世奇首座

淨居居士惠温禪師

給事馮楫居士

開福寧禪師法嗣

大瀉善果禪師

大隨靜禪師法嗣

石頭自回禪師

護聖居士靜禪師

南巖勝禪師

梁山師遠禪師

能仁紹悟禪師

子言庵主

南修造禪師

尚書莫將居士

龍圖王蕭居士

五祖自禪師法嗣

龍華高禪師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教忠彌光禪師

東林道顏禪師

西禪鼎需禪師

東禪思岳禪師

西禪守淨禪師

開善道謙禪師

育王德光禪師

華藏宗演禪師

天童淨全禪師

大瀉法寶禪師

玉泉曇懿禪師

薦福悟本禪師

育王遵璞禪師

能仁祖元禪師

靈巖了性禪師

蔣山善直禪師

萬壽自護禪師

大瀉景暈禪師

靈隱了演禪師

光孝致遠禪師

雪峯蘊聞禪師

連雲道能禪師

靈隱道印禪師

竹原宗元庵主

近禮侍者

淨居尼妙道禪師

資壽尼妙總禪師

侍郎張九成居士

參政李邴居士

寶學劉彥脩居士

提刑吳偉明居士

門司黃彥節居士

秦國夫人計氏

虎丘隆禪師法嗣

天童曇華禪師

育王裕禪師法嗣

清涼坦禪師

淨慈師一禪師

道場法全禪師

延福慧升禪師

大瀉恭禪師法嗣

慧通清旦禪師

靈巖仲安禪師

正法灝禪師

昭覺辯禪師

護國元禪師法嗣

國清行機禪師

焦山師體禪師

華藏智深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

靈隱遠禪師法嗣

全庵齊已禪師

疎山如本禪師

覺阿上人

內翰曾開居士

知府葛郊居士

華藏民禪師法嗣

徑山寶印禪師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

文殊道禪師法嗣

楚安慧方禪師

文殊思業禪師

佛燈珣禪師法嗣

稠巖了贇禪師

待制潘良貴居士

泐潭明禪師法嗣

無為宇緣禪師

龍翔珪禪師法嗣

雲居德昇禪師

狼山慧溫禪師

雲居悟禪師法嗣

雙林德用禪師

萬年道閑禪師

中際善能禪師

雲居自圓禪師

烏巨行禪師法嗣

薦福休禪師

龜峯慧光禪師

長蘆守仁禪師

白楊順禪師法嗣

青原如禪師

雲居如禪師法嗣

隱靜彥岑禪師

報恩成禪師

道場辯禪師法嗣

覺報清禪師

何山然首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信相戒修禪師

西禪璉禪師法嗣

西禪希秀禪師

淨居尼温禪師法嗣

淨居尼法燈禪師

大瀉果禪師法嗣

玉泉宗璉禪師

大瀉行禪師

道林淵禪師

大洪祖證禪師

泐潭德淳禪師

保安可封禪師

石亭祖璿禪師

石霜宗鑒禪師

石頭回禪師法嗣

雲居德會禪師

南嶽下十七世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法石慧空禪師

淨慈曇密禪師

東林顏禪師法嗣

公安祖珠禪師

報恩法演禪師

淨慈彥充禪師

智者真慈禪師

西禪需禪師法嗣

鼓山安永禪師

龍翔南雅禪師

天王志清禪師

劔門安分庵主

東禪岳禪師法嗣

鼓山宗遠禪師

西禪淨禪師法嗣

乾元宗穎禪師

開善謙禪師法嗣

吳十三道人

天童華禪師法嗣

天童咸傑禪師

南書記

侍郎李浩居士

道場全禪師法嗣

華藏有權禪師

雙林用禪師法嗣

三峯印禪師

大瀉行禪師法嗣

德山子涓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温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
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游謁諸尊宿始登
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
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
云絕對侍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
師因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
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婁遷名

刹紹興間奉

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真歇居江

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
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
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爲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
屋陞座示衆云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
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谿邊茆屋兩三間還有
共相出手者麼唱一唱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
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
一念萬年和衣泥裏鞦洗脚上牀眠歷劫來事

祇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
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
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
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
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
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祇知今日
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兔天
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明明無悟
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

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
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
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
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秋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
打大像陝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
久旱簷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
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
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

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
轉入此中來唱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
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
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祇
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
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
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
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虵咬怕見
斷井索問鷲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
師曰不及鴈銜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
石烏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
土羅睺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
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
師曰打鼓弄獼猴鼓破獼猴走丙寅七月十八
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
衆就座泊然而逝茶毗日送者均獲設利奉靈

骨塔于鼓山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
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帝問
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旣廓然何聖之有
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
被虵傷足佛眼問曰旣是龍門爲甚麼却被虵
齧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
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
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面壁懷藏東土西天歐

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
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
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
蕨淡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
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
恁麼去直得允聖路絕水泄不通鐵虵鑽不入
鐵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
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

爲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已靈敢問大衆
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爲藥華開菩薩
面樓欄葉散夜叉頭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
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門前
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
脚下若參差邯鄲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
森羅萬像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
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
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携手同歸

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
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
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
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爲
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寒僧問師
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後如
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
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
一重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夫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
試經得度習合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
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
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
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
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去
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
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
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游儒釋望塵而

拜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
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
不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
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
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離情識
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毗耶囉迦掩室於摩竭
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
便棒臨濟入門便唱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
祇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

任大地虛空七四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
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
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
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大
衆臨筵請師舉唱師豎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
方便師擊禪牀一下後示寂塔于香原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
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參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
著脚指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

瑕若言不會碓背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
會拈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參上堂
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
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爾心休虛
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總在這裏瞋
睡笑殺陝府鐵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
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
三句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

道還免得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
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
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
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槩用不到
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
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
議西峰在你脚底到國清衆請上堂句亦刻意
亦刻絕毫絕毫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
山如嶽處絕毫絕毫忽若撥通一線意句俱到

俱不到俱刻俱不刻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
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蓋同
途不同轍相將携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衆
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
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
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曰
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
以當平生上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
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髑髏乾示衆舉璣

和尚問僧禪以何爲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
益璣璣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
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
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
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謗得親師示疾
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
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
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
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加趺而逝闍維五色

設利煙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塔於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土佛眼聞
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
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
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
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游山未到山窮處終
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
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
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

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
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
山僧祇向他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
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
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
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
遠灘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
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
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

一似爲已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教
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雞啼
曉月狗吠枯椿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
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尺六狀紙
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
更月到牕上堂風吹茆茨屋脊漏雨打闍黎眼
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紹
座間之有省後因病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
住婺之廣教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牕外黃鸝口

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
爲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
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梳子師律身清苦出
入唯杖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
數珠同靈骨塔于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
禪師祝髮登具備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
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
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

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
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
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
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住
後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
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
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
安身立命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蘇五老前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

雲居又且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
擲下拄杖云大衆也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爲
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爲苾芻具滿分戒游成都
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
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
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
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
亶亶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牧二字授之紹興

已已歸宗靈席郡侯以禮請堅卧不應寶文李
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官強之乃就上堂且第
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
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
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
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衆曰作麼
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
嗔他祕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摑
成塵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

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
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閻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
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
祇向他道閻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
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人上來請
師開示師曰耳朶在甚麼處曰一句分明該萬
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臨照枯木回
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

報本蘊禪師圓顱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
林間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罽賓王斬師子尊
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
聲篋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
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
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
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住後
上堂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椿
搖艣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

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
落碧桃華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
人得流經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
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摑且道是憎邪是
愛邪近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
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
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
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堂舉僧問
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

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水
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出上堂華
開隴上柳縱堤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
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
漚已足是眼中著屑擘開曾曰汝等當觀吾紫磨
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
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好箇迷逢達磨
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何是佛師乃鳴指三下
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橫身三界外

獨脫萬機前曰穉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
鷓鴣啼處百華香又作麼生師曰說這箇不唧
啣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日遲
遲師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瀟
灑師曰料掉無交涉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
曰未過冬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
夏至莫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
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
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裏曰如何是僧師曰

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棘蓬師曰
不答此語曰爲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吞不進吐
不出問如何是一唱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
毒蛇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唱如踞地師子師曰
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唱如探竿影草師曰
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唱不作一唱用
師曰布袋裏猪頭曰四唱已蒙師指示向上還
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
秤錘隨聲便唱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闡提潦

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撥破毗盧向上關猫兒
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槌曾空懊
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
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
兒爲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
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
懨懨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話霸隻履無處
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
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

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臨終登
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
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
畫成誌公露出草藁又卓一下顧大眾曰莫懊
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
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
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
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遍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群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間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

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周措師唱一唱而終。

温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茗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
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
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
好聾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
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
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
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向甚處見
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
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

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
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
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
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
可徃江西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
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
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
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
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

公曰恁麼也不得噉噓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
噉喇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噉噓噉喇娑

婆訶慧

印之俗人得此三昧唐言打成一塊所至

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
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
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
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
已間降堦望闕肅拜請漕使攝邛事著僧衣
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

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
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
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乙中九下七老人言
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徃建炎後名山巨剎教藏
多不行公累以己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
祝君壽以康兆民老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
語錄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

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
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
上堂解猛虎領下金鈴驚群動衆取蒼籠兜裏
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
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
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
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
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
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

二祖禮三拜爲甚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
大曰秣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
事師曰賊以賊爲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
洲師曰闍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
何師曰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
作麼生師曰風吹日炙曰瀉山呵呵大笑擲師
曰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瀉山不管此
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道
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麼生師曰多口阿師曰今

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清香

大隨靜禪師法嗣

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洒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磴磕明日磴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合師愕然釋其器

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爲石工故有回石頭之稱也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

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動轉施爲
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
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
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
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
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無
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
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
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
四禮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
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
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
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
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出住東
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
多端米麵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匹颯颯清
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

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
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
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
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
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
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
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
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
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

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录林子受得天下人禮拜
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靈頭
他時異日問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
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
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
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
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
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

何師曰橫按鑊鄒全正今日把定三關蒙指示
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
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
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
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
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上堂
舉揚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眾曰揚其湯者莫
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

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
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
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郎
未是若恁麼祇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揚岐用處
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
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
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
底一向祇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
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

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揚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

著便轉却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者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巔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

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衲僧得一時如何要
見客從何處來閑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
藥山浴佛公案拈云這僧問處依稀越國髣髴
揚州藥山荅來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檢將來
二俱不了若是山僧即不然當是時纔見他問
只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箇但轉木杓柄與伊
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假饒這僧有大神通
具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衆這箇即且致
喚甚麼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爲你說破師有

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
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
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
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麼田地天魔外道
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
爲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如是則朝往西
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花叢裏坐媻坊酒肆
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着這裏一步恁

廢則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
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
剛王寶劍敢問大衆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
人上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
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霧卷
雲收山嶽靜楚天空闊一輪寒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綿州人也初至大隨
聞舉石頭和尚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
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中發異

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
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
氣消繁有井泉寬廊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
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劍門南修造者濃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
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贊禪師坐次贊以宗門三
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
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莫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

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一切處提撕適
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
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
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
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虵出匣魔軍伏
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
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
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

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
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麼道
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腳崑
崙眉卓堅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
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聞之李氏子兒時寡
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文慧禪師圓頂
猶喜閱群書一日曰既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
醉於俗典邪遂出巖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叅
黃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
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謂曰汝在佛心處
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
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
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

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
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
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
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
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着所在如
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
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麤總如此何益於
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愠而一翌日慧問汝
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

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
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
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
曰汝病最癢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
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
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
去却樂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唱曰你又
說禪也師即大悟慧搥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
哈一擊萬重關鑊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

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撥當機怒雷吼驚
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
却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
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
頭鼻不著爲甚如此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
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
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僧問文殊爲甚
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曰罔明爲

甚麼却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
嶽千峯秀放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
江州東林卍庵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久
參圓悟微有省發洎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
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
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
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
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爲
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上堂欲

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
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
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
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
處乃曰鷓鴣語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
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
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
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踣跳上三十
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

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云圓通
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
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去諸
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
來參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
大門風不能繼紹其自鄙棄穿窬墻壁好不丈
夫敢問大衆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云非唯
觀世音我亦從中證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
六群比丘各從其類此衆無復枝葉純有真實

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爲瑞鸞鷲不
爲榮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中
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卧斜陽擔板漢清貧
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筋籠不亂攪匙老鼠
不咬甌箪山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
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
財取之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
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
夕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沒兩湖蓮鑊漏燒燈盞

柴生滿竈煙已忘南比念入望盡平川上堂旃
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旃檀叢林
旃檀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一人爲主兩人
爲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刹
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僧問香嚴上樹
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
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問如何是佛
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喏喏師曰視無襠袴
無口問如何是佛師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

何故答誌公和尚師曰誌公不是閑和尚曰如
何是法師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曰是甚麼章
句師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
謝三郎曰何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尚曰三寶已
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詐仙得
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
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
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天

挑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
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
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羗峰絕頂不下山者
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於大乘嘗問學者
即心即佛因緣時妙喜庵于洋嶼師之友弥光
與師書云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欸如何
師不答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爲諸
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
祖云即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詒之曰你

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訐其平生
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
計曰我之所得旣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
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
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篋
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
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云今日方知吾
不汝欺也遂印以偈云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
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

於是聲名喧動叢林住後上堂曰句中意意中
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刻意意刻句烈士發乎狂
矢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
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
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大師向羗峰頂上擎風
鼓浪翫弄袖變脚跟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甚
麼處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胃襟當等
閑至節上堂云二十五日已前群陰消伏泥龍
閉戶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

二十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迤相
慶賀物外閑人衲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
蕭蕭冷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上
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
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脩然無
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
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即不無切
忌喚鐘作甕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
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擊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後頭見僧乃
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曰江西師曰因甚
麼却來這裏納敗缺僧擬議師便打

福州東禪蒙庵思岳禪師上堂蛾羊蟻子說一
切法墻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既精明聞中必
透脫所以雪峯和尚凡見僧來輒出三箇木毬
如弄雜劇相似玄沙便作斫牌勢早末謾道將
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這裏
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

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達磨來時此土
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
乖踈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
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
臘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鱖
鱖跳不脫又不能相照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
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
龍直透桃花浪會即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

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怕河沙等身布施
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日分復
以怕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著磕著曰如何是
後日分亦以怕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向下文長
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
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麼
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上座口似磔
盤今日爲這問語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
破便下座上堂啞却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耳

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道泗洲大聖
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
鞋尖簷席帽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上堂談玄說妙撒屎
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摩宗乘
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
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悻悻合作
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
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限無足若也祇悟目前

不明自己此人
有足無眼
直得眼足相資
如車二輪
如鳥二翼
正好勘過了
打上堂
九夏炎炎
大熱木人汗流不輟
夜來一雨便涼
莫道山僧不說
以拂子擊禪牀
下座上堂
若欲正提綱
直須大地荒
欲來衝雪刃
未免露鋒銜
當恁麼時
釋迦老子出頭
不得即不問你
諸人祇如馬
鐙裏藏身
又作麼生
話會上堂
道是常道
心是常心
汝等諸人
聞山僧恁麼
道我會也大
盡三十日
小盡二十九
頭上是天
脚下是地
耳裏

聞聲鼻裏出氣
忽若四大海水
在汝頭上
毒蛇穿你眼睛
蝦蟆入你鼻孔
又作麼生
上堂文殊普賢
談理事臨濟
德山行棒
唱東禪一覺
到天明
偏愛風從涼
颶發咄上堂
善聞者不顧其首
善戰者必獲其功
其功既獲
坐致太平
太平既致
高枕無憂
罷拈三尺劍
休弄一張弓
歸馬于華山之陽
放牛于桃林之野
風以時而雨
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
雖然如是
堯舜之君
猶有化在
爭似乾坤
收不得堯舜
不知名
渾家不管興

云事偏愛和雲占洞庭上堂閉却口時時說截
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既
是奇絕爲甚麼却成眼中屑了了了時無可了
玄玄玄處亦須呵上堂佛祖頂額上有潑天大
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
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拈香罷就座
南堂和尚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
隨聲便唱曰此是第幾義久叅先德已辨來端
後學有疑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

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
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着曰祇如迦葉道倒却
門前剎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橫古路曰祇
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息也無師曰無
這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
暗點頭師曰莫將庭際栢輕比路傍蒿僧禮拜
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
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知休設或於此便
休去一場狼藉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無

山僧今日失利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
傳箇甚麼師曰速禮三拜問不施寸刃請師相
見師曰逢強即弱曰何得埋兵掉闢師曰祇爲
闍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
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問古佛堂
前甚麼人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審如何趣
向師曰椰栗橫擔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圓
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庵居泉南及喜頌徑山

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巖居士張公
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
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
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
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
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
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
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
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

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脫箇死屍
路上行師於言下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日你
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即回徑山
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
別也住後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
是密付底心良久云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
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
情放一線道十方刹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
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

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傍提電激雷奔
崖頽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
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
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
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
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莫恠從前多意
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
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
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

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
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唱一唱曰是多
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
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
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毫正與趙州殿
裏底一般祇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鎚却教人理
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
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祇

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少間
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
却不會良久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
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
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
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
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
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

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
是有省後謂月庵果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
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
室中問師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
得下語下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
從前所得瓦解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
塵中如何辨主師曰巾峯頂上塔心尖上堂臨
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
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

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
片恩大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
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
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爲諸
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門兩扇
開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覩不
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地
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
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

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
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師住靈隱日 孝
宗皇帝嘗 詔問道留宿內觀堂奏對機緣備
于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鄧峰東庵

常州華藏遯庵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
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
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
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臘旦上堂一九喫
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剩亦無少遂

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爲諸人出手去也劈面
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痒且轉身一
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上堂舉南泉和尚道
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
便解破家散宅師云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
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
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
三十六峯觀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堂

學佛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
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覲體
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撓始應
知上堂良久召衆曰還知麼復曰敗缺不少上
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
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大
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
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
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

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
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祇結舌有分何故
人歸大國方爲貴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適來
松源和尚舉竹篋話今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
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篋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
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挿嘴大體舉靈雲悟桃
花問師師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良計
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鼈競頭爭師自贊
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曾中一點無曾把靈

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寂塔于本山
大瀉法寶禪師福州人也上堂喚作竹篋則觸
不喚作竹篋則背直須師子齧人莫學韓獪逐
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煎
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
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吐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
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
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

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謂之慧鞠其所證既而
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邪師退院親之
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
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唱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
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
頓明後住玉泉爲慧拈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
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
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
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

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刻
窟籠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
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
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
爲究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
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
即今莫有不其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
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恁麼
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爲衆拈出師登座叙

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
似困魚止灤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拈拄
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
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
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
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
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
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參

侍妙喜至泉南小谿千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
多矣師私謂其棄已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
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
也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
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詔之曰這小鬼
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
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
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
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

足纔越閭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鬚子這回方是
徹頭也住後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
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
下東家牽犁西家拽耙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
他祇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山僧恁麼道
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
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
老鷄雖活如此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
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眎聽

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啻留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孽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錫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迤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大地皆作舞羊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箇時節驀拈拄杖橫按膝上

作撫琴勢云還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云直饒便作鳳凰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

一棒後因慧室中間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
臨濟見僧入門便唱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
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
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劄
僧擬議慧便唱師聞遽頷微旨大慧欣然許之
温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初
謁雪峯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慧於
雲門庵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
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

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
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
來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
昔人紹興乙巳春出住能仁上堂有佛處不得
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
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
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花摘楊花眼裏
瞳人著綉鞋卓拄杖下座上堂鴈山枯木實頭
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

月浪滔天

真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
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
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
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
拄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爲人節文在甚麼處還
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峯青至今
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時人雪庭

要識安心士鼻孔依前搭上脣豎起拂子曰祖
師來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即令薦取其或未然
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
開示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
凡聖擊透玄關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
問如何是獨露身師曰牡丹花下睡貓兒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參
妙喜於回鴈峰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
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厮撲是否

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
者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
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
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
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
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
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
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
如拽破好便下座一日留守陳丞相俊鄉會諸

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
批判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
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大喜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
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
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
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滌了庵景暈禪師上堂雲門一曲臘月
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花正

吐手把須彌槌笑打虛空鼓驚起僑梵鉢提冷
汗透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握拳當曾問云畢
竟是何宗旨吐少室峯前亦曾錯舉

臨安府靈隱誰庵演禪師上堂面門投破天地
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
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唱一唱一座
赤州光孝寺致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
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
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福州雪峯崇聖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示
衆云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
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大衆
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
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
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人姓何氏僧問鏡清
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
孔卽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贓叫屈曰

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袁慶吉頭上挿筆曰
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慶化說話廝罵曰
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閻懷裏有狀曰
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曰
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曰
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
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靈隱最庵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
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等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

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五五
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
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堂
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云馬
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
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鈎線南泉自謂躍過
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即今莫有絕羅籠出
窠曰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
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
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
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
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鑰匙相似祇管尋來
尋去忽然撞著噫在這裏開箇鑰了便見自家
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
事示衆曰諸方爲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我這
裏爲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
他自去理會示衆曰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

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
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豎亦未爲分外
一日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
天下唯我獨尊師乃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垂
語云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
殺了他他便殺了你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默究竹篋話無
所入一日入室罷教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
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剥了

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
曰和尚吞却即禍事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
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
事

温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
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
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
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
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

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
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
通身是眼觀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
一唱生殺全威有時一唱佛祖莫辨有時一唱
八面受敵有時一唱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唱是
生殺全威那一唱是佛祖莫辨那一唱是八面
受敵那一唱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
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
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

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
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王賓互
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
人耶令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
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曰非
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問言無
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局已前墮坑落
塹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

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叅諸
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樂山初叅
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
動居士馮公擬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
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蘇
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恁哩娑婆訶恁麼不
恁麼總不得蘇嚧恁哩娑婆訶慧舉似師師曰
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
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荅偈曰一

葉扁舟泛渺茫呈撓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
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
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
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弃水中大慧
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
並是詣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
人不出方丈爲甚麼却去莊上喫油糞師曰和
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
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

油糞何師唱一唱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
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
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
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
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撓旗奪鼓
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
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徇時機演
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
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

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
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
名爲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
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
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
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
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
亦非法爾如然於此稠儻分明 皇恩佛恩一
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群象正海

閣百川朝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
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
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
特地覓幽玄祇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黃面老人
橫說豎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
與後人作榜樣爲甚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
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
似抱贓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
便下座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

蒲路徧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
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如何是
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
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
舟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
何師便打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揚文公
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
是心慕之間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

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日此事唯念念不捨以
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
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
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
曰爲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
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
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
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
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

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屈
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
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
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
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墜
堂百丈卷席話詰之叙語未終公推倒卓子尚
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
生僧因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

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
荅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
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鬼多
士復謁尚於東庵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
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
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因措公打僧一掌曰
蝦蟆窟裏巢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
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
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叅政

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謂
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
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
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
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
者其人先爲閭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
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閭守居陝西首忽
墮地公聞頓頷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
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始許可後守

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
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
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
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
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
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
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
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旣不知本命元辰
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

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為聖賢鑿破否慧曰
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
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
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
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謂
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
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
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
黃龍三闋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

饒捺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

諱不得

我脚何似驢

脚又被繃膠粘着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

老鼠藥

吐不出

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

年三災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

煞得工夫

設心六度不為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

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

茶杯悉變為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

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

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

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
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
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
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
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鷄子
便到新羅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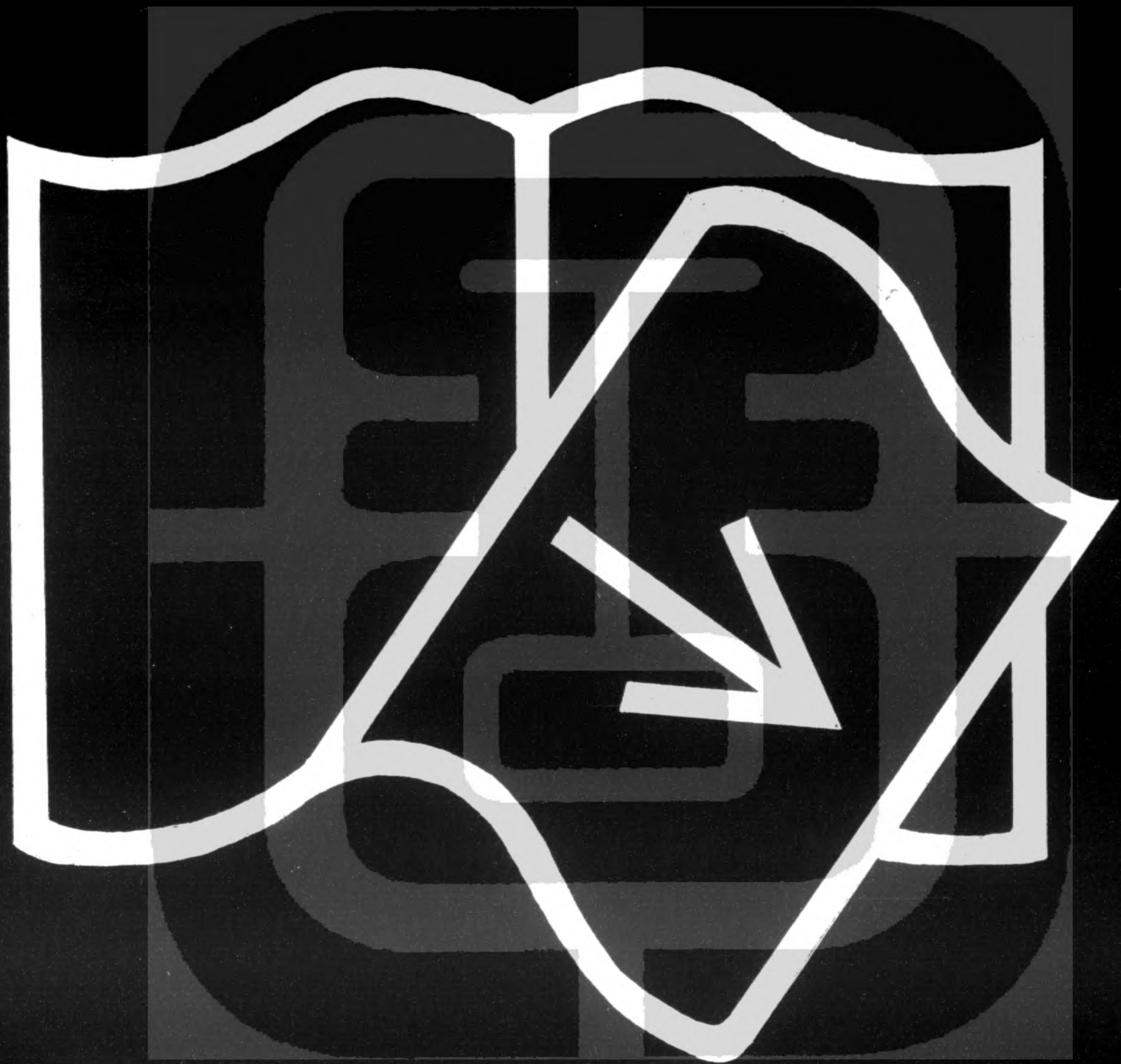
叅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
排默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趙州
庭栢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

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
爲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
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慧曰無老師後
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籌室承擊發
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
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
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
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
色仍舊旣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

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
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
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
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荅備悉深旨某自驗
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曾中二宿習
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
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
蓋恐得少爲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
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脩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
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
州道無侶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有
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
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真歇了禪師得
自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
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荅慧以竹
篋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叅一日慧謂曰不須呈



缺 P73

伎倆直須啐地折嘴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
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
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
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鑠骨趙州親見老南泉
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即說倡證之曰通身一具
金鑠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
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唱
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篋話至

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
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
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殺住歸宗
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
口稱歎後以倡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
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
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
履西歸鉢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
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

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
起梵王睡唱一唱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
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
還覩得透也未直饒一齧便斷也未是大丈夫
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
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
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
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
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

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
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
枚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飯阿誰不
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虫子笑殺闍黎拈拄
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
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上堂明不見
暗暗不見明明暗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
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胡猴價增
十倍驪龍頷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已

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推曾未是若在上
堂飯籬邊滲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
嘴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
鶴勒那齧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三十
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
公案王節紹失却帖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二
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
天之下霏然有餘玉皇大帝

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峯頂鞠勘頃刻之間追
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
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
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墻靠壁成群隊不知誰
解辨龍虵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
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
拈却胭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
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
前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

血明果齧定牙關踣跳也出他圈襪不得何故
南泉斬貓兒上堂云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
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
是錯用心行住坐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
用心局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
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
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良
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
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驀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
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
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僧問婆子
問巖頭呈撓舞棹則不問且道婆手中兒子甚
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焦磚
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他師曰
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
向甚處見巖頭曰劄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
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

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巖頭當時不覺吐
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曰僧問雲門如何
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花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
沙努眼睛問祇這是埋沒自己祇這不是孤負
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筋
撐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
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
甲虎丘忌曰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

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
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录木懸羊頭賣狗
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
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
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
草鞋在院何啻如翫蛇戀窟乎隆興改元六月
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于本山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篋話請益師

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別無道理佛殿
厨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
披削首參雪峯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語問
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
無依便厮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露濕秋
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夏
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
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參

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菴則不然
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
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
普賢象駕崢嶸嶸嶸嶸嶸嶸嶸嶸嶸嶸嶸嶸嶸嶸嶸
便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
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
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
頭師豎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髑髏猶未覺法
燈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

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
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
話大似預搔待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挨管取
別有生涯唱一唱卓拄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齋
川和尚爲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
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
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袒半肩
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

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
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東弗于逮西瞿
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裏首身
元來只是一條黑滲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
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
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榔栗到處行脚勘驗
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投著便言天
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
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
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
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不視衆請益堅遂書無
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刹五色塔于金斗峯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唱一
唱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畝
畝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針鋒許則大海西流
巨嶽倒卓鼉鼉魚龍鯢鱓蚯蚓盡向平地上湧
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
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
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麼復唱一
唱曰切忌轉喉觸諱

大滌恭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
山值恭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
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
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
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

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
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舉古舉今猶若
殘羹餽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
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
游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
不起衲僧願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
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唱一唱曰莫妄想佛性
和尚忌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
相到樹頭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

松竹引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
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埽堆
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幻爲比丘壯游講肆後謁
圓悟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即頷旨逮
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曰千里
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師曰覲面
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
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潭師投書悟笑曰

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
前師捧書問訊首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
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
便唱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唱師以書便打座擬
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
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
了也佛眼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
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
首座你爲甚麼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

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
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
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元來
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祖曰
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
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
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
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麼滑頭師
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

無三曼多沒陀南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
回德山曰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靈巖靈
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師注焉上堂拈禪不
究淵源觸途盡爲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
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
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
乃學處不玄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
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
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

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
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
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
乃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
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
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

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
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
挺異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
見此庵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
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
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
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邪一

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
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
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
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
身冷汗流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
地獄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
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
藩不入據鼎不掌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
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

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
處齧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鏹直饒說得雲
興雨現也是蝦蟆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堪
作甚麼上堂仲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不露風
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參臨濟禪
有肯諾意難續揚岐派窮厮煎餓厮炒大海祇
將折筋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鐺煮佛喋恁麼作
用方可撐門拄戶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
年也未夢見僧問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

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意旨如
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
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
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祇如雪竇道可惜
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
遇作家意又作麼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這棒
是三聖合喫雪峯合喫師以拂子擊禪牀曰這
裏薦取示衆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
鳩鳥落水魚鼈皆死正按傍提風颭颭地獨步

大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
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
麼鶯鶯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示衆云
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
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
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
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
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
若恁麼總是髑髏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

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
群消息少人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
舉臨濟示衆四唱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案天
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
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
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探竿影草
咄如何是一唱不作一唱用咄若也未會拄杖
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

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
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
得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
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鷲頭澆上堂熱月須
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
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
說大議二生三梁間紫鷲語呢喃三生萬物男
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虫怕喫生人
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祇

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
僻病不怕冷油壑拍禪牀下座僧問如何是即
心即佛師曰鼎州出獐羊神曰如何是非心非
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
謝供養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
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
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
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搨曰飯袋子江西湖

南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淡出痛腸曰真金
須是紅爐煨白玉還他妙手麼師曰添一點也
難爲室中常舉茗帚柄問學者曰依佈茗帚柄
髣髴赤斑虵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
頌曰依佈茗帚柄髣髴赤斑虵棒下無生忍臨
機不識爺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
守曾公逮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雞生
郊七十二年搖藍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日

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戒掘地討天虛空釘橛
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盡力
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擲示
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
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口說且道是甚
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窻從此庵發明
已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
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書召堂

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二禪詣榻
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
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
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
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
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已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
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
齋慶贊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
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

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
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
坐去好卧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
卧耶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歛目而逝
靈隱遠禪師法嗣

慶元府東山全庵齊己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
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
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
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

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
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
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
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
而子老看看行步躑躅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
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襄殘老病正好著精彩
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
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遠但念阿
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噫這條活路已被善

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
中往來因甚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
便可除迷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
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絕心生死然後
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履踐不到處進一步
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
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
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撫州踈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以兩

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
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勝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
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
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拜靈
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
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
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王
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議

高者賜之某等仰服 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
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
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
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
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
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
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叙所見辭海
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
諸方叅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其一掃盡葛

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
千機萬機一時轉其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
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裏幘頭孤路行
其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
山老古雖當陽拋下破木杓其豎拳下唱少賣
弄說是說非入汎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
笛囉囉哩其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
寺洎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叅圓悟暨往來大慧

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
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
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麼贊即歡喜毀
即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
年叅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
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
公罔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
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
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

曰也祇得一櫛

知府葛郊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
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庵令究即心即
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庵曰
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劔池公因從游
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爲衆普說海發揮之曰
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
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
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

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
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庵肯之即遣書頌呈佛
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旣居士能過我當有
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
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
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頷掌
問諸禪師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
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
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

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華藏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峯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戒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

起戒師啓悟即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刹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

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住洞山拈
云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
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
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唱一喝下座若是印
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
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須緩
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
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
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

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
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佛是取捨未忘若
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預不少且截
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裏紙帽好笑又驚
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
砂鑼裏蒲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
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祇對他道天寒
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
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寥胡

子半夜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
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耀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
芙蓉師至徑山彌泱 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
稱 旨入對日 賜肩輿於東華門內十年二
月 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
猷住持十五年冬奏乞庵居得請紹熙元年十
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
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雞鳴
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

顏色明潤髮長頂温越七日葬于庵之西岡謚
慈辯禪師塔曰智光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花殘
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
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唱一唱恁
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於

大別未幾改寺爲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
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卽說偈
曰汚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
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後上堂臨老方
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字九垂問東便
乃荅曰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時拈三放兩
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
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得上堂達磨祖師
在脚底踏不著兮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

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看脉李公會使藥兩箇
競頭醫一時用不著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猪次
忽洞徹心源卽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
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
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
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唱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
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
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贊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闡所至挂鉢隨衆叅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訢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某看此甚

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糞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泐潭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三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

峰頂峰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
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堂曰以一
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
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
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
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
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
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
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

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
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挑華
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
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
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卧在其中既有
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
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
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禪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
得度習講久之後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
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
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
曰莫錯師退叅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
投入閩至鼓山禮觀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
旨如何竹庵應聲唱曰閑言語師即領悟住後
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即不問如何是無位
真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

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真人在甚麼處曰老大
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徧參
諸老晚依竹庵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高庵
悟南華房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從閩之乾
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
囚長智道將一白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投出通
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齧殺南
山大岳庵首肯住後上皇釋迦老子四十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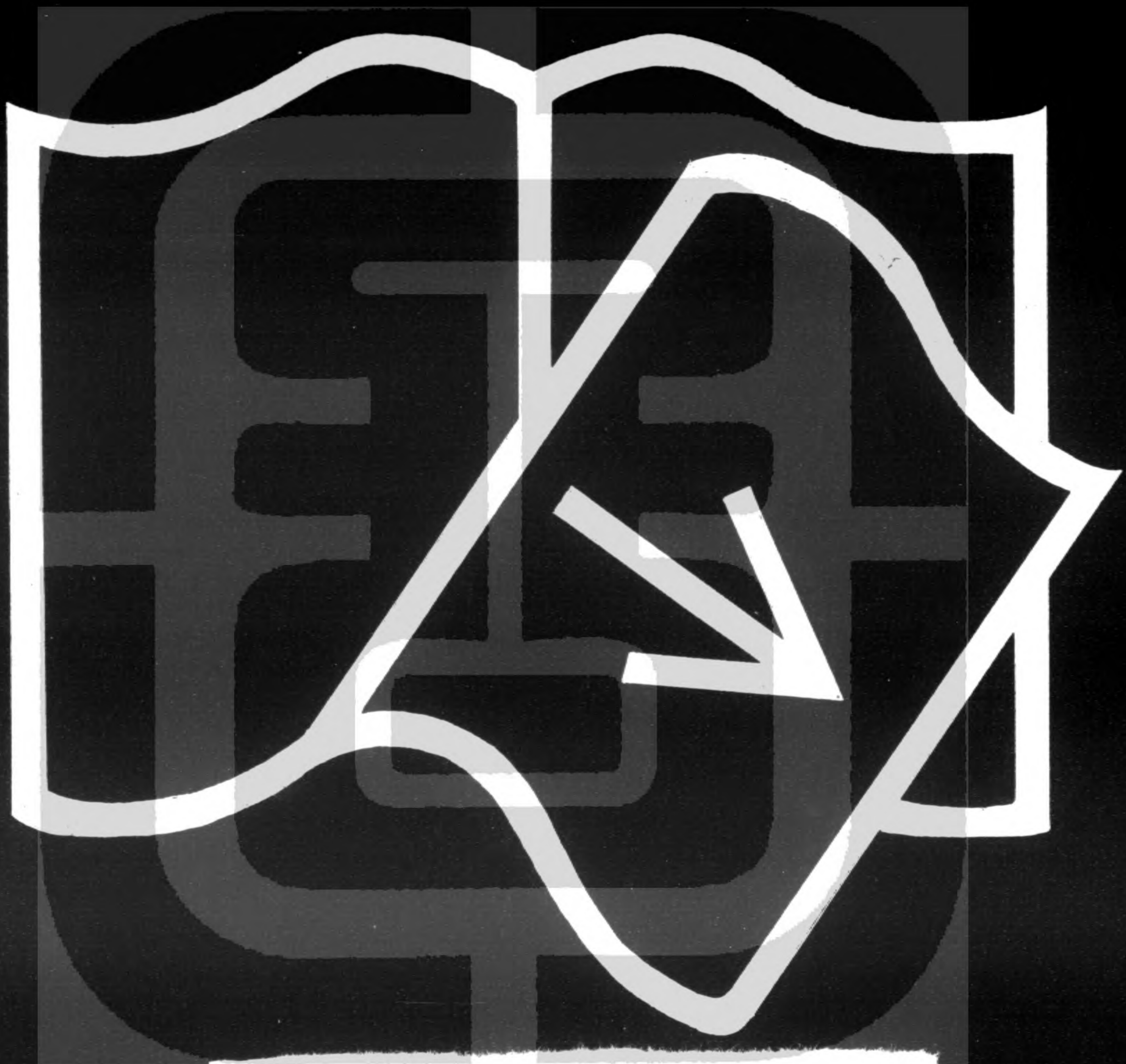
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
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
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
諸人須是豁開胃襟寶藏運出自已家珍向十
字街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
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
最苦是新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豎

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衲僧面
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
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代祖師骨
髓裏盡情傾倒爲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
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
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
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銚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
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上堂舉乾峯



P103

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
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
曰興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見不須瞋君窮
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
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萊次高庵忽以猫兒擲
師懷中師擬議庵攔曾踏倒於是大事洞明上
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
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

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又眼八兩謾云九
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饒十穴八穿未
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
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却學者曾
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那曾中興化此毒往
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異目非唯孤負興化亦
乃克賓受辱若是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
福喜見同叅今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唱一唱
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上堂

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不物莫乱針雖透過
禹門風波更險吐

信州龜峯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
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
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便是煩
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爲諸人吞却又被咽
喉小要爲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
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
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來

蓮華峯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
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
查梨煩惱鉢盂無柄龜峯今日爲他閑事長無
明爲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
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
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
家中飯籬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
家檢點看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雪堂

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
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
皆中喝一喝云只令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
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
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
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皂角
鋪日來并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
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
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韓
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
龜既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煙塵自
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閑馬
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
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

事分明爲舉嶺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中間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唱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岸懸花倒生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問貓兒爲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

乃曰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
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
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曰秋光將
半暑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
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
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
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淨居尼溫禪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
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鷄子過
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大滌果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堂
日問荅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荅一
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揆一投須是具金剛眼睛
始得若是念語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

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
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
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說祇要控人入
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
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
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
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
真箇以行脚爲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祇
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

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
空開脣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
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時僧問
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
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
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因二
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
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
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

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况曰你會也
師乃召大眾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
似金博金敢問大眾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
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息共助無爲之化
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祇在
架子下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
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眾
曰喚你拄杖則觸不喚你拄杖則背若也識得
荆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

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
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
殿上更爲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
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上堂宗乘一
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難分雪
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僧問保壽開堂三聖
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利動君子
曰爲復棒頭有眼爲復見機而作師曰彌候繫
露柱曰祇如三聖道你恁麼爲人瞎却鎮州一

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問行
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脚不
逢人時如何師曰虎齧大虫曰祇如慈明道釣
絲絞水意作麼生師曰水浸鋼石郊問三聖道
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
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父又
作麼生師曰綿裏秤鎚問不落因果爲甚麼墮
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峯曰不昧因果爲甚麼
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巖曰祇如不落不昧

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問初生
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旨
如何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曰祇如僧又問投
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念念不停流又
作麼生師曰水晶甕裏浸波斯問楊歧道三脚
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州了便到巴
州

潭州大瀉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
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

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
事里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
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
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若若有口說不得無家
何處歸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
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
雷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

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
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雖然
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
曰嚙呢噠喇吽噉吒臨示寂上堂拈拄杖示衆
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
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
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萬
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

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
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
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師曰鮎
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子僧
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
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
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
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
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
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
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
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
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
得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曰喫粥了也
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大煞沒巴鼻悟去

自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
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
大厦相逢携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
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門

潭州石霜宗鑒禪師上堂曰送舊年迎新歲動
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
不會若也會增瑕類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
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
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麼生
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
枝花

南嶽下十七世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
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

蹤彌勤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拊掌大笑歡
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
花生碓背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祇知襟袖
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觸處全真其或
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舉金剛經云佛告須
菩提爾所國上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
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
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僧問
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

內拓須彌僧便唱師便打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
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
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
泉南教忠俾悅衆解職歸前資偶舉香嚴擊竹
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賢沙未徹語詰
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陽服勤
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
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

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
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
段上堂德山小叅不荅話千古叢林成話霸問
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訶說秀時有僧出的能破
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
枷脚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
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
相厮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
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

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撫魚
鰕遼天射飛鷲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後示
寂塔于本山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荆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漚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
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虫太虛寥廓中放出遼
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人前畢竟
分月走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

燕

美鴈叫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指
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挿便休
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
明空院義堪爲師首叅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
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
鐵釘飯任汝齧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
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疑不已將從

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間僧舉南泉道時人
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
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
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麼大師性命在
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臂一拳忽大悟直得
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
子豈虛語邪遂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
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
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

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峯示衆云
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
小雪峯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
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
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年逢
一閨雞向五更啼上堂舉凡庵先師道坐佛牀
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
曰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
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

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蘭
蕩捨花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
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
占洞庭元庵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
王炯炯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劍
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
與嵩頭陀傳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
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
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

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游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令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已庵爲西堂爲

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唱以手指胷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荅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生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已庵深肯之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水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

僧未幾謂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
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
隨後便唱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
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
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全身放捨
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觀地覓金針直下腦
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鏑全
身獨脫猶涉泥水祇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
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

橫行上堂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
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
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
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
始得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
着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
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
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
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温州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峰頂上棲
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
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
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栢堂恁麼道
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床云洎合停囚長智
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發縱有嚙鏃機
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上堂曰
紫蕨伸拳笋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
單詩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

若約諸方決定明牕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
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
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竖起拂子云只這箇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這
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
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
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
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

叢中縱步行

南劔州劔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國
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
仰瞻宮闕聞街司唱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
幾年箇事掛曾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
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
之付以伽梨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劔門化被
巖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
盛行於世示衆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

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分
上座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
驀拈拄杖打散大眾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
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
有檢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寃有頭債有
主遂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
且饒人示衆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
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
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月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幾
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遠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
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唱曰玉本無瑕却
有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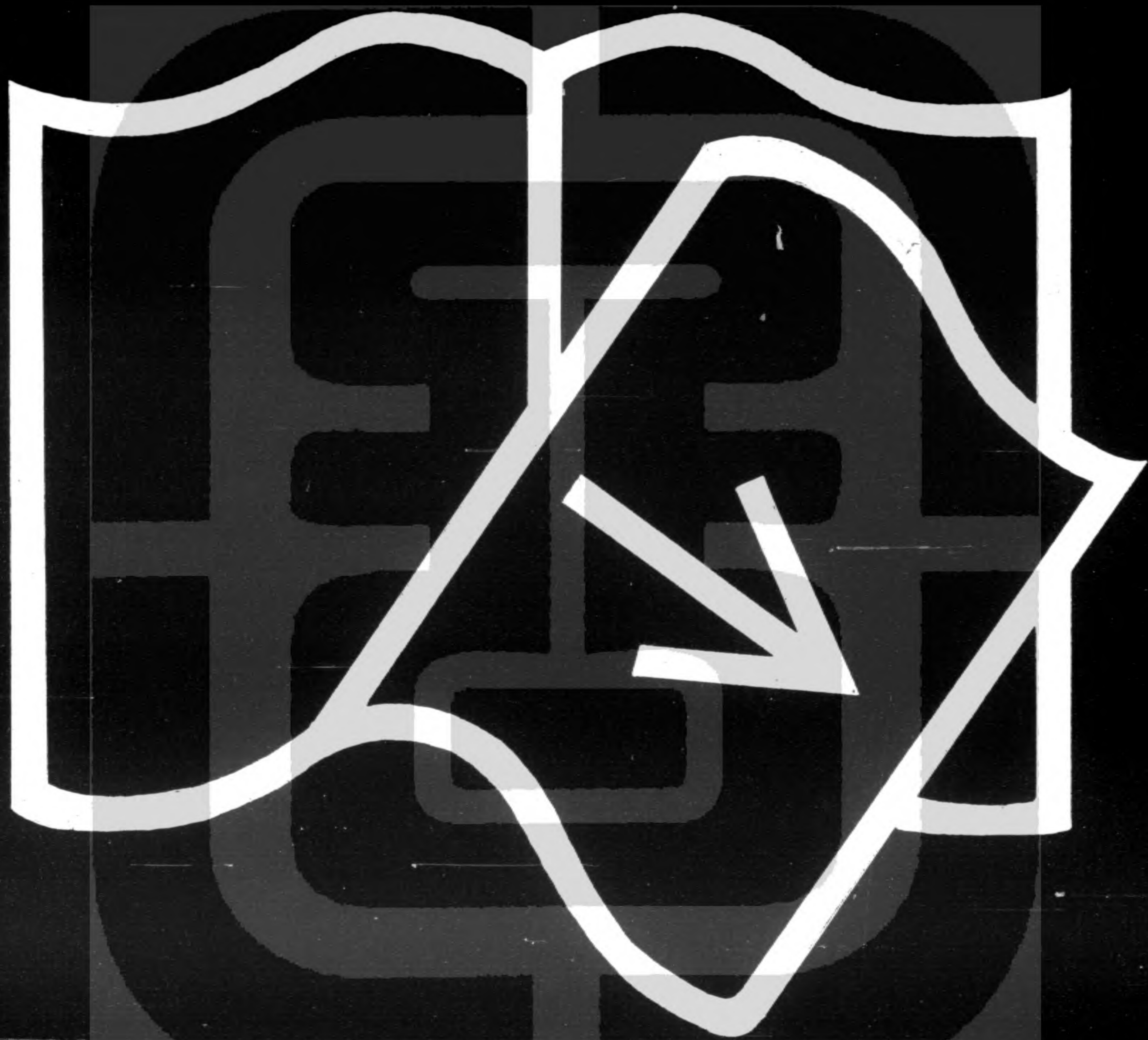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顥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紙
在一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

靈利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麟兒不遇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已事扣諸禪
及開善歸結菰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
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
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荅曰
碎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
可矣不負相期宿昔心



P123WS后缺

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

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
遊行遍參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庵孤硬
難入屢遭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荅
曰破沙盆庵顧之未幾辭回省親庵送以偈曰
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微詰洞
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
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踪跟吾有末後
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

